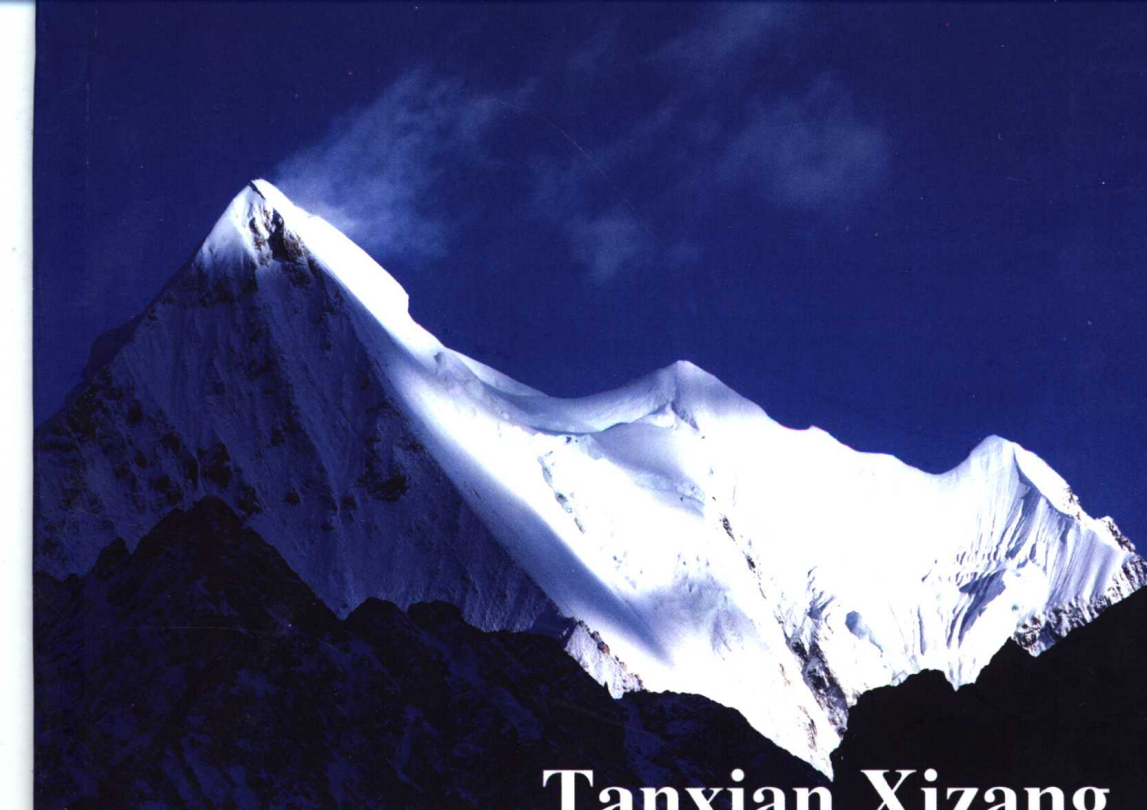




Tanxian Xizang

探险西藏

[熊育群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险西藏/熊育群著.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2001. 6

ISBN 7-80653-202-1

I. 探… II. 熊… III. 游记—西藏

IV. K928.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13771 号

责任编辑: 唐建福

封面设计: 郭 炜

图片摄影: 熊育群

封面摄影: 王广斌

责任技编: 顾耀民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东莞新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东莞市凤岗镇天堂围区)

广东旅游出版社图书网

www.travel-publishing.com

广东旅游网

www.gdtravel.com

889 × 1194 毫米 32 开 6 印张 100 千字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版印刷

印数: 1~8000 册

定 价: 29.80 元



探险西藏

〔熊育群 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目
录

自序	(4)
----------	-----

上篇 一路向西

青藏线上	(6)
黄河	(6)
柴达木盆地	(7)
大江之源	(12)
藏北高原	(14)
日光城	(18)
极地阿里	(21)
活佛	(21)
日喀则	(22)
转山的“乐乐”女人	(26)
“乐乐”的望果节	(32)
昂仁之西	(40)
措 勤	(46)
改 则	(52)
革 吉	(57)
噶 尔	(58)
札 达·土 林	(60)
札不让遗址	(68)
巴尔	(81)
札达布热	(84)
普 兰	(86)
岗仁波齐	(86)
玛旁雍错	(93)
科加村	(98)



谷地南线	(100)
仲 巴	(100)
聂拉木	(104)
珠穆朗玛峰	(108)
定 日	(116)
雪顿节	(117)

下篇 穿越峡谷

派	(124)
峡谷口	(128)
多雄拉山	(134)
山道	(138)
大岩洞	(141)
汗密	(144)
阿尼桥	(147)
大塌方	(149)
羊背村	(156)
丛林小路	(163)
黑脱	(168)
达木	(172)
80K	(175)
嘎隆拉山	(179)
横断山脉	(182)
盐井	(187)
滇西北	(189)



自序

一

风尘仆仆走下西藏，卸下行囊，重新进入大都市灯红酒绿的生活，我一时竟无法适应。

一段流浪的日子结束了，我却仍走不出那片雪域高原。一段时期，我总是不断地从梦里惊醒，总是不断地沉入绵长的回忆之中。

从藏北草原无人区的穿越，到阿里三围的漫游，我夜宿荒原，与狼群周旋；深入茫茫土林，探寻一个古老王国的灭亡；随着朝圣者的队伍，顶着风雪走过神山岗仁波齐下的转山小径；趟过冰河，去到尼泊尔边境的科加村……一路上餐风露宿，饱受饥寒，体验了生命在流浪中的浪漫与凄苦。

冲刺珠穆朗玛峰，实在是因为冰塔林的诱惑，为此，我差一点付出生命的代价。珠峰的历险并没有使我胆怯，相反，在随后的世界第一大峡谷雅鲁藏布大峡谷和与世隔绝的墨脱的历险中，山崩地裂的大塌方把我团团围困，当我又一次战胜死亡，从原始森林、蚂蟥山和大塌方的乱石堆中爬出来时，我体验了生命顽强不屈的伟力。我由此释然了人世间的一切恩怨，并获得了一种坦荡的胸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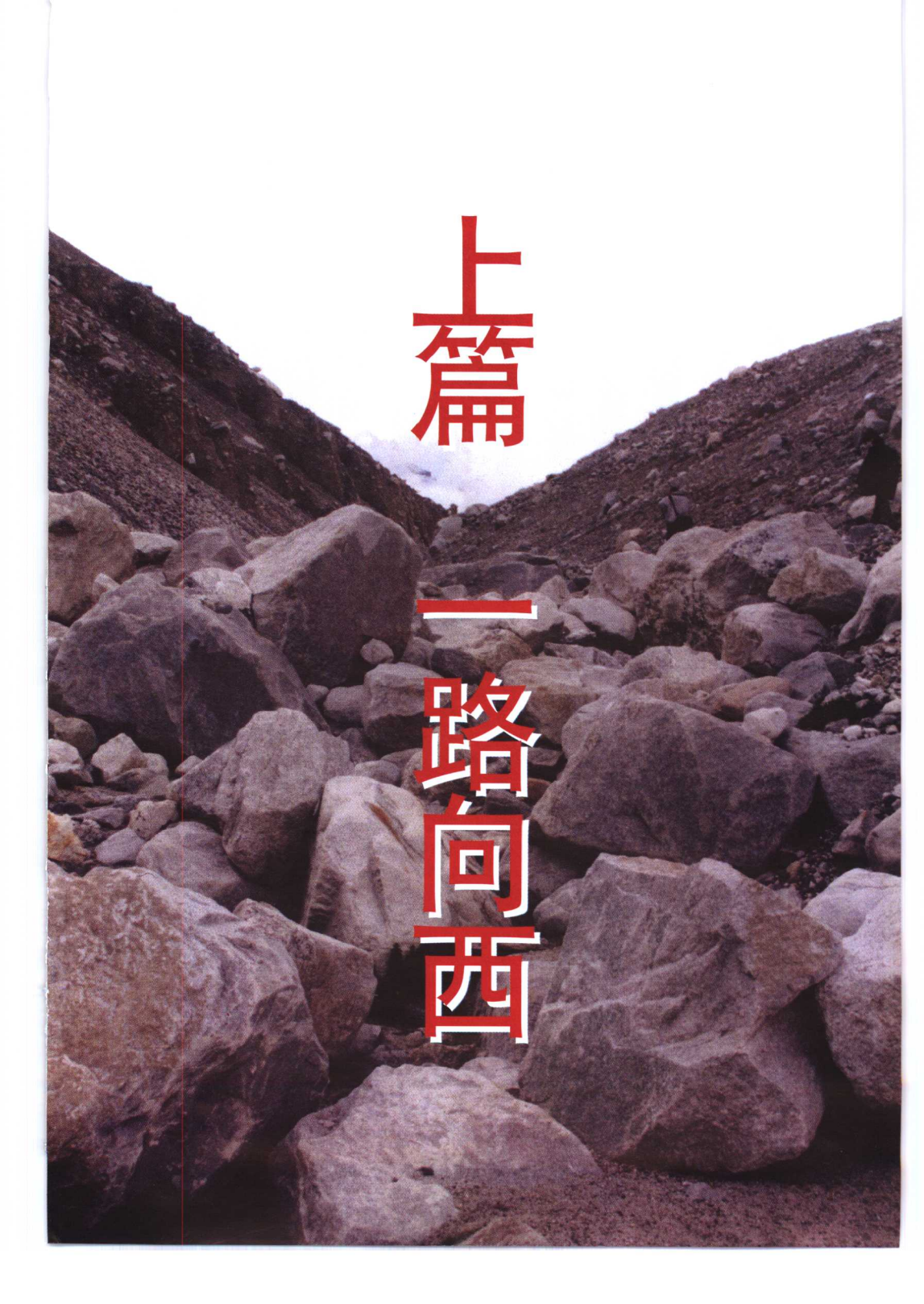
二

高原，在此之前，她对我只是一份好奇、一种幻想，只是遥遥西天的一个愿望。当我把流行时尚快餐文化和汹涌的物欲与她联系起来时，我渴望着某种遗世独立的东西，高原，也许不仅仅只是海拔上的所指，冥冥中我在渴望它给予我精神的超拔和灵魂的洗礼，它也许能帮我浮出现实的海面，不为俗世淹没。我认定生命里一定要有一段流浪的生活，只有这样我才能更深刻地体验生命的真正含义，更深刻地理解生存、自由、人性、情感以及大千世界。

三

出版过三部关于西藏的书后，许多读者来信向我索要西藏的照片，要一一满足是不可能的，我只有再出版一本彩色画册了。它定格了高原之旅的一些瞬间，尽管大都是在匆忙之间拍摄的，但毕竟呈现了西藏不同凡响的面目，西藏的东西南北，千差万别的乡土风情因此而汇集在一起。

感谢唐建福先生，他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上篇

一路向西

青 藏 线 上



黄河

旅途是神秘的,正如人生是神秘的。许许多多事情都是在你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发生了,有时是你的一个念头,有时却是连念头也没有,事情就突然呈现在你面前。这种场景,要好长一段时间你才能反应过来,慢慢省悟。你会觉得偶然才是人生的真实境遇,尤其对于行者而言,他的路展开的都是这个世界的奇迹。

我去西藏,只不过是一个念头,成为现实时又有点似梦幻。对于一个工作忙碌的人,这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事实。当我上路的时候,我对西藏仍一无所知,甚至也不明白自己要去的方,只是一路向西。

当黄河在兰州突然以一种浑黄而平静的样子呈现在我的面前,我捧着凉凉的黄河水,这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就是沿着黄河,一路逆流而上的。她抵达自己的源头,我也走上了青藏高原。当我告别黄河,也就告别了发源于她的中原文化,走进了一个有着自己独特文化的神秘佛国,一个与当今世界拉开了距离的高原。她以遗世独立的姿态,与主流文明鲜明地区分开来。是她,让我看到了文明的假定性、虚拟性。



出发的时候就是这副平常的心态,到了兰州黄河上的第一座铁大桥,也只是一个普通游客的心态。留一个这样的形象,好与走过西藏后的自己有个对比,看高原的经历对于人的改变有多大。

柴达木盆地



走上青海的日月山，东面还以农耕为主，西面就是以游牧为主的藏族人的集中地了。海拔达三千多米。一条连接唐王朝与吐蕃王朝的唐蕃古道从这里经过，它与古老的丝绸之路一样，路途遥远、艰险，马帮的铃铛声不时在这条寂寞的小道上响起，传递着信息和运送紧缺的物资。正是它，沟通了藏汉文明，把冰雪高原与辽阔中原作了一次历史性的连接。

日月山上所建的亭和庙，叙说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唐朝李世民为了与吐蕃王朝长期修好，以通婚的形式，将文成公主嫁给了当时的藏王松赞干布。

公元640年，松赞干布派使团携黄金5000两及珍宝数百件赴唐朝长安请婚。第二年，唐太宗准允。于是，皇帝的宗室女文成公主随松赞干布返藏。这位女子带了大量的经典书籍、营造与工技的著作，还有能治400余种病的医方和医疗器械、农作物蔬菜种子等，与自己一起上路。

漫漫长旅，抵达了日月山。前面就进入藏区了，回望故乡，她走得实在太远了。公主止不住泪如泉涌。她取出镜子最后照了照面容，毅然将它摔碎了。这位优秀的女子以决绝的心情从这里走向了完全陌生的异域吐蕃，开始了一种全然不同的人生。

她教藏民耕地、种植谷物，在河边安装碾磨，粉碎青稞以便食用，教给他们建筑和酿酒的技术。她还带着侍女一起教藏族妇女纺织和刺绣技艺。藏民称她为“甲萨”（汉后），认为她是尊胜度母的化身，在各大寺院为她塑像。



经幡第一次出现了。日月山上,它被高原风鼓荡着,发出巨大的声响。我被它的声音和飘荡的姿态吸引住了。虽然不知道它正代表着藏民的心愿,让风一遍遍在向神灵诵祷经文,我却感到了一种神秘的力量。从此,所有的山头就再也离不了这五彩经幡。它成了藏区的标志。



往青海湖的路上,第一次看到了羊群。它们代表了一种贴近自然的古老生活:悠闲而自由。游牧民族的诗意生活是由羊群在大地上抒写的。



在往格尔木的路上，茫茫戈壁。到处是沼泽和盐碱地。由黄色、褐色、红色石头组成的山脉不生根草，没有一棵树，死寂一般堆砌在大地上。它们连绵不绝，向着天地交界之处，奔腾而去，嶙峋而狰狞的巨大山体，扭结着、交错着，直裸裸呈现着力的较量。

它们抛弃了时间，拒绝了生命的呈现和衰荣，永远是天荒地老凝固着的表情。罡风吹得时间发出了铜管一般的声响。

格尔木是入藏的“热身”城市，离它不远就是昆仑山。有的人一到这里就有了高原反应，要入藏就得先在这里适应几天。

西藏，历史上从来就抗拒外人进入，直至本世纪四十年代末，当局仍把拒夷人于门外当成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各条交通要道上设卡拦截。这使得金发碧眼的西方人，越发对这片高原着迷，他们把这块地球上最后的秘境渲染得神秘莫测，把登上这片地球上最高的圣地，当成了人生的追求。

我知道有两个西方人成功登上过这片高原，一个是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一个是法国的大卫·妮尔，她是一个女藏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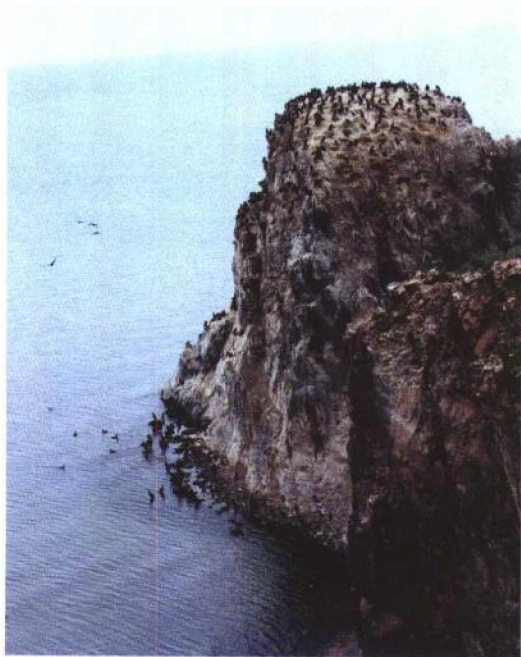
他们走上高原都有一个传奇的经历。斯文·赫定是本世纪初横穿藏北无人区才抵达日喀则的。上路时一百三十只牲畜，到达日喀则时仅剩两匹马一头骡。在那片海拔五千米以上的荒无人烟的地区，他走了数月，历经九死一生才抵达了这座神秘的后藏中心城市，当局还不允许他进入拉萨。他之后，又快一个世纪过去了，横穿藏北无人区还未听说有第二人。

青海湖，在地平线之上的一个湖，一个颜色随着天色而变幻的湖。她浩大无边，沿着她平坦的岸，汽车像疯了一样狂奔，她永远那样冷冷而又寂寞地呈现着，你看不到她的尽头。她一抹湖蓝，像一片挂在穹庐边的天。她是一个盐湖。

一只孤飞的鸟，从浩茫水域上而来，带来她的问候。

她是高原出现的第一个湖，是藏族人的神湖。





青海湖鸟岛万鸟群集，寥阔湖天，一片啁啾。碧水茫茫，只有翅膀才能匹配，两只脚的动物——人，顿感渺小无助，愁绪万千，一派苍茫。

以一片羽毛造像，虽美，却残酷了些。正如这一年比一年退缩的青海湖，印证着一句沧海桑田的成语。物种和江湖的消失，让人感到恐慌。鸟岛上留一片羽毛警醒世人，也算用心良苦。因为鸟岛已经不是鸟了，几年时间它就与陆地连在一块了，鸟的命运由此令人担忧。



大卫·妮尔则从横断山的澜沧江入藏。她化妆成藏民：头顶披上牦牛尾织成的辫子，把金发用锅灰染成黑色，戴上一顶破烂不堪从路上捡来的圆顶帽，身上穿的是康巴人的服饰，脸上、手上都涂满了烟灰，她成了一个地道的朝圣者和乞丐。她与义子西藏喇嘛庸登一起，昼伏夜行，翻山越岭，历尽各种磨难，走到了拉萨。而在这之前，她曾从青海等地数次入藏都被赶了出来。

这仅仅只是七十多年前的事。

西藏彻底开放，只是这十几年的事。但一经开放，拉萨几乎就成了“鬼佬”们的天下。在我们所住的吉日旅馆，就像一个小小“联合国”，光留言板上就贴满了用日文、英文、法文、朝鲜文等文字写的留言条。旅馆的饭店也是西餐，连服务员也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

真是斗移星转，世事沧桑。斯文·赫定和大卫·妮尔那历尽千难万险的传奇经历，那冒险登上高原的非凡壮举，都成为了上个世纪初的神话，尘封于历史的深处了。



进入柴达木盆地，沿路是茫茫戈壁滩，不时出现沼泽和盐碱地。由黄色、褐色、红色石头组成的山脉不生一根草，没有一棵树，死寂一般堆砌在大地上。

到达格尔木，这是进藏的最后个城市，不少人要在这里休息以适应高原，我去了万丈盐桥。

无边无际的察尔汗盐湖，太阳下反射着冷冷的光，我以为是冰雪，下车一看才知是盐。这个盐矿的盐可以供全人类食用两千年！

我在盐湖穿行，想走近湖边。湖面总是在前方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芒，最后，我不得不放弃。后来才知道，那都是幻觉，是柴达木的海市蜃楼。

这张图片拍的是露天盐矿。



在格尔木的这天晚上，我特意寻找到了一家羊肉泡馍餐馆，品尝了这种西北最普遍的名吃。我一个人按照店主的要求，把一块饼一点点掰碎，放进一只大碗，厨师则给我煮羊肉汤。我知道这种西部最大众化的饮食在这里也得跟我告别了。主人也为我对他们最常吃的食物如此看重而感动，非常认真地给我做。我知道自己是在与走过的这一段旅程告别，我走得太匆忙，许多重要的东西都在一瞬间错过，我现在惟一能做的就是寻到这种食物，品尝一下，也算静静地品尝了一下大西北。接下来，我要接受的是糌粑、青稞酒和酥油茶了。为此，我准备了氧气瓶，带上了红景天、感冒通、土霉素和西洋参。真正的高原就在眼前了，在夕阳余晖下的西天，发出了一片赤橙之光。祁漫塔格、昆仑山已经遥遥在望了。

第二天，当汽车离开格尔木，向着远处的群山驶去，我拿出相机，对准了那些靠近的山头，拍下了我走过西藏的第一座山。如此光裸、焦干的山正是典型的焚风效应的结果。

大江之源

①车过纳赤台，海拔从格尔木的2800米升到了3700米。山川开始泛出绿意。刚才还是晴天，不知什么时候天就阴了。一场突然而至的雪在远处的山脉上下着，让我体味了在七月流火季节落雪的滋味。尽管山那边早已是银装素裹，但公路这边却无半点雪意。



③又过不冻泉，汽车在黄昏进入了海拔4500多米的无人区可可西里地区。这里空气稀薄，气候严酷，成为生命的禁区。辽阔无垠的草原在夕阳下变幻着梦一样的色调。暮色苍茫，微妙的色彩铺写在大地和天空。世界空洞无物，捕捉了一根一闪而过的电杆，于是，大地有了人间的气息。

②天一会阴一会晴，河谷中灰白的水流大都由雪水融化。冻土地出现了，开阔的平地上隆起一个个灰白色的土包。越过海拔4764米的昆仑山口，路旁一座纪念碑，是索南达杰烈士的。为保护藏羚羊，几年前，索南达杰带着他那支著名的野牦牛队进入可可西里腹地，与偷猎分子展开了枪战，他不幸英勇牺牲。





大地进入黑暗，天空很久仍呈现着暗蓝。长江源头之一的楚玛尔河还能显现一片朦胧的白光，北麓河则在深夜睡梦中错过。五道梁、风火山口、二道沟、乌丽都是在夜里过的。风火山口海拔达到5010米。

一夜行车，脑子里昏昏沉沉、迷迷糊糊，高原反应让人像飘浮在魔幻时空一般，脑袋发胀，意识很难清醒。洪水冲毁了公路，几乎所有过涵洞的地方，汽车都得开下公路，从河床里淌过。车又坏了几次，走走停停。到了沱沱河，天开始放亮。这条长江源头的河流发源于不远处的海拔6621米的格拉丹东山。当通天河源头的另外三条河流尕尔曲、布曲和冬曲交汇时，大地在晨光中重又出现了她新奇而动人的样子。

我被洪大的流水声闹醒，探身车窗外，晨风是如此清爽，晨光犹如清亮的笛声，发出沁人肺腑的清香。汽车从一座桥上跨过通天河，东面一条哗哗作响的河流紧挨着公路，向着行车相反的方向流淌着。它是通天河的源头之一——布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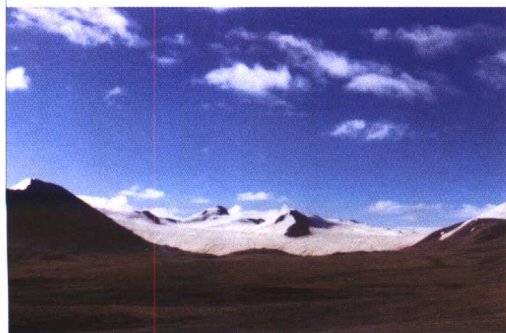
沿着布曲向南，地势平坦，空气能见度令人难以置信。遥远的唐古拉山脉看得清清楚楚，让人以为就在面前。与青藏线上其它山峰一样，唐古拉山也以其平缓的坡度升向天空，它显得如此空旷平和，仿佛不费力气就能登上它的峰峦；它又是如此气势宏伟而幽远，它的尺度与无际的天穹为背景，轻易就延伸到了不知所终的天地尽头，就连云朵也变得低低的。不露声色的肃穆与苍凉，蕴含着天体一样的力量，只一眼就震撼了灵魂。



藏北高原



唐古拉山口海拔5231米,它是青海与西藏的分界线,也是青藏线海拔最高的地方。它横卧青藏高原中部,西部连喀喇昆仑山,东南延伸接横断山脉怒山,南至安多,北抵小唐古拉山,南北宽达160公里。唐古拉山的主体部分海拔都在6000米以上,相对高度多在500米,最大在1000米。最高峰格拉丹东峰海拔6621米,是长江的发源地。唐古拉山宽广的山幅之间,分布着众多的河谷和湖盆坝子,水草丰美,是极好的牧场。



这是山口东面终年积雪的山峰。曾经,来这里铺设光缆的几个年轻人,试图去那里寻找雪莲,但来回用了6个多小时,走得嘴唇青紫,难以喘息,也只是沾了一点雪而已。

大小唐古拉山脉间的地貌,仍然十分荒凉。路边可见冻死的马和羊。



过了小唐古拉山,草原变绿,连云的形状也变成独立的一朵一朵,在辽阔天空飘浮,如同悠闲的绵羊,似乎探手可得。

西藏的第一个县城安多到了。稀疏的几栋房,沿公路而建。路上偶尔有几个人影。汽车在路边一家饭店停了下来。一路上,我对付肚子的都是饼干和矿泉水。趁司机吃饭,我下车放松一下筋骨。

路边有一座小山,山顶是石头的,上面孤零零一只汽油桶。一只黑色的鹰飞来,停在它的上面。我在猜那里是不是一个天葬台。天色突然大变,晴空万里陡然就变成阴云怒飞,豆大的冰雹砸了下来。一会功夫,又是蓝天碧云。

出县城,路边河滩草地,一群牦牛正在吃草。草地已绿如地毯。低矮的申格里贡山一过,藏北最美的羌塘草原就展现在眼前了。

